

母亲的五彩线

天水叶子

端午的风里带着艾草和菖蒲的清苦味，掠过大街小巷，落在路人的手腕上，我走到市中心街上，经过一个卖五彩线的小摊子，红、黄、蓝、白、黑，五色的丝线整整齐齐缠在木架子上，被风吹得轻轻晃动，我站了好一会儿，没有买。

母亲走了十五年了。

小时候，端午节还差个两三天，母亲就会翻出来压在针线筐箩最底下的彩色线，这些线是纯棉的，细软，颜色沉实温润，是多年沉淀出来的柔和感。她做这些的时候，我就坐在旁边看，午后的光斜斜铺在八仙桌上，细小的灰尘在光影里面慢慢飘着，我母亲搬个竹椅坐着，两只手拢住五根丝线，不急不躁，先把线理顺，再抻直，指尖捏住线头，一点点交错、拧搓，动作很轻，也很慢，就像是在收拾一件不敢马虎的东西。

白线最软，红线最艳，黄线最暖，蓝线偏清透，黑线沉稳，这五缕颜色丝线在她粗糙却灵巧的手指之间缠来缠去，慢慢拧成了一根圆润紧实的细绳。阳光落在她的黑发上面，那时她还没长出白发，又落在她的手背上，细碎的光影跟着轻轻晃动，我蹲在她脚边，盯着那成型的彩绳，连呼吸都放得轻轻的。

线搓好了，不长不短，刚好绕孩童手腕两圈。母亲抬手，轻轻捉住我的小臂。小孩子的手腕，细嫩圆润，像一截刚出水的藕。她指尖带着常年做针线的温热，将彩线缠上，绕两圈，打一个紧实又好看的小结。不松不紧，贴着肌肤，风一吹，线梢轻轻晃动，软软痒痒的。

系线的时候，她总要低声呢喃。没有成套的祝词，都是随的家常，细碎又真诚：无病无灾、长得结实、平安长大。语速轻轻，声音温温的，混着窗外的风声、蝉鸣，落在我耳畔，落在五彩线上，也落在年少的心底。

系上彩线的端午，我都舍不得碰着磕着它，洗手时特意抬着胳膊腕，玩耍的时候也十分小心，生怕把颜色磨淡了、把绳结弄松了。那一抹彩色，是只属于端午的安稳，走在街巷里，看见别的小孩手腕上也绑着一样的彩线，就觉得这一整条巷子的夏天，全都是安安稳稳的。

还是老规矩，那根彩线不能随便剪断，得等到端午过后的第一场雷雨，再悄悄把它解下来，丢到雨水里。母亲说，彩线跟着水流走，就能把身上的晦气和病痛全都带走。

年少时总舍不得解开线，手腕上缠了好久的彩线，贴着皮肤习惯了，就像是身体多出的一部分。指尖

一遍遍摸着圆圆的绳结，看着稍微有点发旧的五种颜色，心里全是舍不得，可到最后还是得解开，看着那缕彩色顺着雨水慢慢漂远，心里空落落的，却又觉得踏实，母亲给的祝福，早就留在身上了。

后来我离开家乡，母亲的端午一年年淡下去。她老了，搓线的手开始抖，眼力也不济了。有一年端午，她打电话来，说彩线已经搓好了，等我回去系。我说忙，下次吧。那捆彩线，她大概一直压在筐箩底层，直到她走，也没再翻出来。

母亲走后，城里的端午越发清淡。超市有粽子，有香囊，有各式各样的饰品，我再也没有系过五彩线。不是不想，是不敢。怕那线缠上手腕的瞬间，会烫。怕那软软痒痒的触感，会让人失态。

今年端午，我站在小摊前，看着那些整齐缠绕的五彩线，忽然想起母亲理顺丝线时的专注，想起她打结时微微蹙起的眉头，想起她呢喃时声音里那种温温的、像旧棉絮一样的质地。十五年，够一截彩线褪色，够一个孩子长成中年人，够把一个人从生活里彻底擦除，可有些声音，有些温度，偏偏就留在那里，不褪，不散，不烂。

我没有买彩线，转身走了。

越红尘

月嘉关

（接上期）

郭小玉急忙拉住吕思的手臂道：“思哥你清醒一点，你没有瞧见谷底掉落了多少土石吗？他们的尸身不知被土石掩埋了多深呢，你怎么寻找？再说，谷底的风水可比这里强多了，吴伯伯和珊姐姐泉下有知定会满意的。”

吕思听后也觉有道理，便不再说话。他仰躺在地，望着天上的白云，心中思绪万千。

郭小玉见吕思不再有过激的言行，这才放下心来。她来到悬崖边上俯身向下看去，只觉得恍若重生，想到即将面临的新生活，又觉得心中烦乱无比。她的脑海中全是她和吕思近三年以来在一起生活的种种经历。想到二人的初吻，郭小玉的脸蛋儿突地羞红起来，喃喃自语道：“脱困真的是好事情吗？”

过了片刻，郭小玉见吕思一直沉默不语，叹气道：“思哥，你是不是又想到了复仇之事？”

吕思盘膝坐起道：“父母之仇不共戴天，作为人子怎可不报？”

郭小玉黯然神伤，起身掸了掸尘土强笑道：“我们还是先找户人家，讨点儿吃的和衣裳吧。”

吕思和郭小玉沿原来的道路返回，此时正值盛夏，郭小玉热得香汗淋漓，埋怨道：“我们还不如不上来呢！谷底多好呀，一年四季温暖如春。哎呀，真是热死了……还有我那匹可爱的小红马，现在也不知是死是活。”

又行片刻，他们走出大山。郭小玉跳脚道：“快看，前面是一个村庄，我们有吃的了！”

吕思寻到一户人家住了下来，次日清晨郭小玉醒来的时候吕思已经离去。

自从与郭小玉分开后，吕思星夜兼程赶往淮阳郡，到了郭家庄看到断壁残垣后才确信当年郭小玉并未欺骗他。

吕思一路打听郭爻的踪迹，不觉之间已进入留县境内。吕思选了一家饭店用餐，门外突然传来一阵喧哗声，他抬头看去，是十余名青壮年男子大声谈笑着走进店内，他们中除了黄发男子左胸前绣了两只白色飞鹤外，其他人的左胸前都绣着一只白色飞鹤。

账房先生笑着迎上前道：“多谢各位爷捧场！今日要吃些什么？”

一个吊眉汉子道：“还与前几天一样，好酒好菜尽管上来！”

账房先生答应后，叫来店小二安排他们入座。这十余人在吕思的右边分成两桌坐定，他们兴致高昂，纵声谈笑着。

吕思被他们吵得烦了，拍案而起喝道：“你们能小点儿声吗？”

这群汉子的声音戛然而止，一个瘦腮大眼的男子盯着吕思道：“你在教训本大爷吗？”

吕思拿起一根筷子向瘦腮大眼男子后背的刀柄掷去，刀柄应声而断。这群汉子中见到刀柄折断的人心中惊骇，不敢多言。瘦腮大眼男子全然不知，嘻笑道：“原来你喜欢投掷玩法，老子现在就去给你买投壶去。”

瘦腮大眼男子身边的两名男子全然没有留意到同伙给他们的暗示，跟着高声起哄。吕思拿起另一根筷子向瘦腮大眼男子的头顶射去，筷子不偏不倚如簪子般插入他的发丝中，这一下他的同伙都看到了，俱心中惊骇，不敢多言，酒店内霎时沉静下来。

瘦腮大眼男子只觉得头顶一紧，急忙抬手摸去，他将筷子拔出握在手中，心中羞愧，怒道：“小子倒是会些功夫，只是准头差些。”

他对面的男子连忙向他摆手示意要他不要招惹吕思。瘦腮大眼男子非但不予理会反倒更加猖狂了，笑道：“投壶之类的小把戏何惧之有，看老子怎么教他投壶。”说完，伸手向后去抓刀柄。这一抓顿时惊出一身冷汗，才知道吕思仅凭一根筷子便已将自己的刀柄击断。这份功力可不是玩投壶游戏能够练出来的，瘦腮大眼男子既惊又惧赔礼道：“少侠饶命。小人有眼不识泰山，请少侠高抬贵手放过小人。”

吕思厉声喝道：“你们还不快滚！”

瘦腮大眼等人闻言如蒙大赦一般夺门而逃。

（未完待续）



投 稿 邮 箱 :3304315815@qq.com

耐得住“闲”

谢正义

前阵子，跟朋友老张聊天后，心里很不是滋味。

老张退休刚两年，之前攒了点养老钱，足够踏实度过晚年。可他耐不住“闲”，头一年觉得新鲜，第二年就浑身不自在，总觉着一天到晚闲得没事。

此时，有人给他介绍个理财项目，吹得天花乱坠，说稳赚不赔，利息比银行高好几倍。老张架不住人家三天两头劝，更忍不住心里那股冲动：总得干点什么，总不能就这么闲着吧。结果不到半年，几十万的养老钱血本无归。老张叹口气说，这回真是闲出祸来了。

我听完，半晌没吭声。老张这事，表面上是投资理财栽了跟头，可往根上挖，还是因为耐不住的“闲”。这不光是他一个人的毛病，这样的人还不少。

当今社会，人们都有点“忙”上了瘾。从小听到大的道理是：勤劳致富，天道酬勤。闲着就等于懒，等于混日子。于是，忙成了一种证明，证明自己有用。很多人一旦闲下来，心里就开始发慌。那种慌，说到底，是耐不住那份闲。

可日子哪能光靠“忙”呢，古人早就看透了这一点。诸葛亮在《诫子书》里写道：“非淡泊无以明志，非宁静无以致远。”那份宁静，就是耐得住“闲”。陶渊明辞官归隐，过的正是“闲静少言，不慕荣利”的日子，看似闲散，实则内心饱满得很。

“闲”和“忙”，就像白天和黑夜，一阴一阳，得搭着来。该闲的时候硬要找事做，多半要惹出事。形势看不准、条件不成熟的时候，胡乱折腾比什么都不做更危险。耐不住闲，往往就会在错误的时间做错误的事。

所以说，耐得住“闲”是门功夫。比耐得住“忙”还难，因为你要跟心里那个“不做点什么就难受”的念头较劲，要保持那份定力。一个人静下来，才能看清自己，看清脚下的路，看清哪条道值得走。

老张要是能耐得住“闲”，守住那几十万的养老钱，喝他的茶，养他的花，这日子该有多踏实、多舒坦？可惜，这种事没有“如果”。他的教训恰恰提醒我们：耐不住闲，代价往往比想象中更大。

人活到一定岁数就懂了，后半场比的往往不是谁扑腾得欢，而是谁站得稳、守得住。耐得住“闲”，风浪来了你才晃不倒；耐得住“闲”，机会真来了你才抓得住。那份闲，不是空荡荡，不是虚飘飘，而是厚实的安静，像深潭的水，表面平平淡淡，底下却沉着劲儿。

愿咱们都能学会，耐得住那份“闲”。